莊子因

五

イ13
877
5

莊子因卷之五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偏得獨得也北居二字便留下南見老子之地○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挈然仁以挈度爲仁者遠而去之言其所棄也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臃腫無用之木鞅掌不爲儀容也居之使之言其所取也居三年畏壘大穰大穰大熟指人情而言○是下文有恒者人舍天助樣子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是其

（洒然獨有異於常人也）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言其無小利近功久而方見其有益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祝社稷尊敬之至欲尊之以爲君也）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南面與下文不釋老聃之言而相呼應言南望老子而有媿）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大道已行於其間無爲而常自然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至人與道爲體藏身淡渺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不知有知愚賢不肖之分別而謀所向往方爲大道之行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

還音旋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畏壘之民謀欲尊敬我於賢人之間必我爲褊淺之器有以自見故也吾是以有負於師教而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與社稷尸祝相呼應）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喻褊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爲非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以德之在己言善利以功之及人言堯舜亦不免假此以爲治今畏壘之細民亦望治之心切也盍亦聽之乎）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魚巨獸之宜享其利此

卽苔以巨魚巨獸之獨羅其害介獨行也碭跌宕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魚獸以故深居蔺出自托於高深者以自全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不逮此乎藏身深眇句是一篇之綱。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卽藏身深眇之義末段天門無有方是極處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以賢能善利天下堯舜之事何足道哉是其分別賢能將穿渾朴而植蕪穢有失大道之自然惟見其辯之至精如櫛而簡髮炊而數米無以復加矣窕何足以善利天下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盗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盗日

趎音幬

中穴（音穴）阫（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蓋舉賢則民以賢相軋任知則民以知相盗相軋則爭相盗則殘何也以民之趣利甚勤而無所顧忌若以善利先之適以大亂倡之耳穴阫取名器而分裂之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此言指藏身深眇之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

蠋音蜀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有所不能同苟有不能同則不可強以相效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閒之者矣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勉而聞之是道不過自耳根入者惡可以及化乎○此老誠實可憐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小蜂藿蠋豆間大青虫也此言爾之不能化皆吾鼓鑄之力微耳子胡不南見老子○此是上下過脉一語了却庚桑前案來路去路井然乃作者極力結構處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贏擔也○

此公敦篤可憐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此等機鋒甚於棒喝南榮趎懼然顧其後○此老驚疑可憐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不得其解茫然不知置對之間倂欲問之語而失之也○此老迷悶可憐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者何言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己之間顧此失彼所以爲患○下文宇泰定者至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層層痛發人己之義不在兩下較量處老子曰向吾見

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以三言爲患又欲於三言之中求免其患是萬不可得之勢也亡人失路之人也言趎自有之情性欲反之而不得其所入之門所以爲可憐憫者○可憐二字將迷頭喪父之苦一筆寫絕

南榮趎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而卒業也召其所好求所以反情性者去其所惡所惡即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此老苦心可憐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孰熟同問其洒濯身心功夫或熟與否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惟見其鬱鬱自愁而其中洒濯未淨猶有惡也是物之粘着而難去者夫外韄者音霍不可繁而捉將內揵音蹇韄者以皮束物之義揵者門杜關閉之義如耳目之韄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揵內揵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心術韄於事爲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外揵則物不入而內不韄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若外與內俱韄雖道德有於身者尚不能自持況遵道而行尚未至純熟地位乎持即上文所謂捉也○下文氷解凍釋之論與末段徹勃解謬去累通塞等語痛發此義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言已自知其病不足以勝大道之藥衞生即上文全其形生藏身深眇之意經常法也

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老子所謂載營魄抱一

嘷音號　嗄所嫁切一音隘

瞚瞬同

能無離之意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即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意 能止乎 即知止也 能已乎 即知足也 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急於自治而不暇及人也 能翛然乎 無所累也 能侗然乎 無所知也 能兒子乎 專氣致柔如嬰兒子凡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知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痛發之 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長哭曰嘷聲啞曰嗄和氣和也 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 卷手曰握撫手曰掜音藝一而不分曰共 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目動曰瞚精有所移曰偏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無心而順物也 是衛生之經已 此段言本於大道是藏身深眇之法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 上數問能乎兩字則是前未能而今始能

攖音嬰亂也擾也

譬之氷初解而凍初釋渣滓未融尚未能到湛然地位安保其以後不復結乎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至人則上德不德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交樂乎天均陶太和是曰在人物利害之中而不至於攖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惟翛然侗然往來於其間至人衛生之經知此而已○上段是自求於己湛然獨得此則紛紜肆應攖而後成仍不害其藏身深眇處所以進上一層矣句相呼應生出至禮至義至知至仁至信等語 曰然則是至乎 此至字與下面兩至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稿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攖猶知有人物利害之說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復說

一遍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槁其形而灰其心若也○此不知兩字與下文知止乎其所不知句相呼應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既槁灰矣安得而累哉○上段言人物利害在境而不在心此言禍福由心而不由境是藏身深眇之有得處所以又進上一層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宇、心宇也心宇泰然而定、則定而生慧可以廻光自照人見其人得其爲眞我也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於常德不離矣○泰定從槁木死灰後得來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惟常德不離者自能獲天與人歸之報出則天子處則天民其效一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推出一層言有道者不特禍福無有且可以無禍而有福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

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然此俱非有爲爲之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故有不期然而然者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所謂道之極也若有不即於是而故作誤爲傀倖於難必者必爲天鈞所棄矣○天鈞敗之一句生下人誅鬼誅等語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預防常恐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宜足以自全矣若是而衆惡交至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致自有道者處之不足以滑亂成德而入於靈臺之中何者蓋靈臺本有主持而不知其所主持之時而有不可主持者在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意再推出一

僭言禍福有時無定突如來如能不傷其藏身淺眇處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若不見其實有於己而發於事理則每發而不當是亦妄發而已既入於不誠之中又不能舍其故轍屢屢更變以自掩飾惟成其失而已○此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二語相反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不善根上不見誠己來人誅謂刑罰○此與人舍相反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疢○此與天助相反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所謂誠己而發也明乎人鬼幽顯一致也人誅人所知也鬼誅人所不知也二語雖平講却重鬼誅一邊故下接以券內券外之說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猶世人立券以爲憑之義券內者爲己之學行於人所不見之地即上文所云獨行也○根上宇泰定句來

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爲人之學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根上不見誠己而發句來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雖平庸之中自有光耀丕著所謂闇然日章是也○根上發乎天光來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賈人猶貨殖人已見其跂立不安乃彼猶魁然自大也○根上每發而不當來與物窮者物入焉言窮自儉約如寒士然但虛能容物故物入焉○根上人舍來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言姑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與人同如此則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人睽絕矣○根上人誅來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

惟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之間故萬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天助鬼誅二意而總發之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卽齊物論篇通爲一之意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各備其體而不相通耳所以惡乎各備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故生死之道本相通也若各有其備如人之生不能反乎所未嘗生是雖生亦見其爲鬼矣何者以生而得是不反之道勢必至於罹桂輪網永失眞性直謂之得死道可也若乃既死而有不亡者存是其鬼之能通成毀而爲一故能刼外獨存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惟以有形之物理取則於無形之造化是出而知反

定矣

而人事定矣○此段言道體無常以無形爲極末一句是結穴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剽

標同

歘然而生非有根抵而出歘然而死非有空隙而入生死本有實理也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着生生相續而無已惟日見其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爲本何所生者爲末也○此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下二句分頂上二句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然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有長若有本則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者方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形者能爲有形也分頂上四句內疑有闕文九字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有實而無處所以成個上下四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標所以成個往古來今之遠也造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是之謂天門也○無見其形根上無形二字來總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本剽等語

天門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然以無有爲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卽齊物論所謂未始有無是也聖人以有形象無形藏身於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遣矣○此方發出藏身深眇精義藏字與上面藏身深眇呼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卽上文無有之義○二個至字應上然則是至乎句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黬音忌

一也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景以戴而著甲氏以封而著其非一也如是而已○畢竟楚人好說楚話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黬金底黑言有生直聚氣耳本是幻相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己之間乎今乃披然而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披然分解之義各是其是是無常在故曰移（音皮）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雖移是者之非其實是之所在益有不可知者也譬臘祭者分膍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有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如觀室必周遍於寢廟又適其偃息之所方謂之全室如此看來安有眞的是處所以爲不可知則人亦爲是不可知之故輒爲移是之言也○此從上面道通其分句生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

試言移是之人以有生爲生而聽命於所知與人相乘於是非之間果孰以爲名實遂以爲己之質不可復變使人皆取則焉而甘以死償之若然者是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以言之有用者爲知以不用者爲愚以言之通者爲榮以阻者爲辱究竟是無常在時而用時而不用時而通時而窮亦何知愚榮辱之有哉

移是今之人也

今之人應上古之人是丈字倒收法

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移是之人所見者小不知大道之相通是蜩與鸒鳩既相同而此輩亦與之同於同也。此從所惡乎分者四句生來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踏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鶩以爲謝若兄踏弟足則以氣而噓嫗拊之而已無庸謝也至於父母踏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之矣。世法中尋常問話說得娓娓如許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不見人我而自然有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爲質也。此段言知之至者有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徹與撤同勃勃然歆羨之意奪於外誘則志勃然而動矣謬差謬也心澄然不動其正也若他用皆爲差謬矣德者有得於己情之相攖所以爲累道者任其自然着於有爲所以爲塞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故虛虛

即上文所謂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故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段言入道下手工夫

道者德之欽也道者自然而已故爲德之所貴生者德之光也生者知覺運動故爲德之所著性者生之質也性即理也有生即有當然之理故爲生之本質性之動謂之爲率性而出百爲見焉故曰爲爲之僞謂之失爲之漸離於性則入於僞故曰失○此五句言天而之人由道漸降愈去愈遠矣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外交於物爲接內慮於心爲謨知者皆本於此乃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不着己知睨者不必瞠視於物無不見也○知者之所不知應上知止乎其所不知句文字中統中引線備極針工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知者之所不知有時而動皆出於不得已蓋有得於已不輕從事於外也既動矣無非眞我之自然而事莫不就理焉德在內而治在外名雖不同而實相合也○此六句言人而之天內外皆得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動以不得已句與上面性之動對看動無非我句與上面爲之僞對看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俍音良羿善中的而取譽是工於人而拙於天矣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爲之其工拙反是故拙於人所以俍於人也聖人所以爲全人也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彼跂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惡天者惡人之天也蟲之天則率其本然人之天則有心而爲天也有心爲天猶且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此十句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心爲之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胞庖同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故有若伊尹及百里奚者皆莫能逃焉○此八句言聖人之爲天者正所以爲人不必役役於求得而自無不得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介刖者胥靡刑徒之人也畫畫衣拸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於外復謵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舊本以介者拸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可已之類聖

人之道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爲生者怒出不怒爲出無爲是有爲而卒歸於無爲之意氣平則靜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所爲皆當欲靜二句起下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總結言忘人而爲天人所以爲無不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藴矣大道所以衛生而藏身淡眇是也故在外則爲人物利害之不攖在內則爲生死出入之無有所謂無爲而不爲者此矣止乎所不知動以不得已無二義也聖人至人全人天人無二致也此老聃之旨也庚桑楚得之以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其義宜南榮趎蹙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旣明其師之

敎復推其敎於師吾意趍必能反情性而自化奈何其至老子之所始則挾三言以俱往繼則灑濯以自愁及內外俱韄心與境兩相牽引又欲舍大道以求衞生豈知衞生之經非大道不能乎故老子卽以藏身深眇之旨分著其義而歷考其所能使其心不與境接而大道或可庶幾矣然又不能無安勉之殊也若至人不以人物利害相攖是其境未嘗與心接較之氷解凍釋又有進也然猶有知之未忘也必如兒子之槁木死灰而禍禍無有方能以心而化境矣故論其理之必然則天光

發斯有天助人舍而境旣由心而造論其數之或然雖萬惡至以爲皆天非人而心總不由境而加知止其所不知道盡矣豈若不務內而務外昧乎人誅鬼誅之戒者哉雖然道之止於所不知者何也葢道本無可知者也成毀常通無形可見出入生死由乎天門此深眇之極自非聖人鮮克藏於無有一無有之中與道合體者矣故古之人有未始有物之說知有所至而不嫌於異今之人有移是之言以知爲師而貽識於同孰知至知不謀勃謬累塞之旣化自有無爲而無不爲之用葢道

德本於性之自動而知者之所不知所以可貴也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與惡天之全人豈有間歟夫聖人又非有意於爲也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自莫能外焉第見其敬侮不殊同乎天和爲忘人之天人而已其有爲也亦緣諸不得已耳聖人之道不外乎藏身深眇之旨也此篇意實貫珠文頗艱澁破碎卒然讀之瞢然而已其中精粹之語殊不可及後人疑其非莊叟之言恐亦非定論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音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好惡皆與性成縱之不可戒之不能內外交困所以可勞)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武侯此時類有悟機可告以眞人之言矣)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謂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猶狸徃捕鼠無大志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高其目其心若有息乎然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然喪耦之貌)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

松井呼辰房譯

弢吐刀切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

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槼度也舊分齒背頭目太泥了是國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卹有
憂也佚失路也喪其一卽上面亡其二之意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狗馬之論
俱是凝神守氣之旨至道不外於是故無鬼自謂眞人之言也呂吉甫以喩人臣忘勢謬甚武侯大説
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
吾君者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之則以金板六弢奉
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文可經邦武可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吾君
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説若此乎徐無鬼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

鼪音生鼬余救切音袋　踉音良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
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其本國之人也不亦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
虚空空谷也柱塞也鼪鼬之逕山蹊之間鼪鼬所由之處也而藜藋塞之荒凉可知踉位其空踉欲行貌
位處也言且行且止之時也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然空中足音之響也九字作一句
讀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謦欬喉中聲數語寫出寥落不堪
之景幾使離人破涕猿號鵠啼聲不堪聞也且文本一意忽作兩截無限瀠洄波折久矣夫莫以眞
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喩人失其性命之情猶去其鄉而遠遁一聞眞人之言未有不
如親戚昆弟之久離而復合矣

芧音序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
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
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
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
居下不可以爲短即將酒肉之味生出養字來言萬乘之養與匹夫之養所處雖異而神有各足
高非長而下非短也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苦一國之民不祖朘削民
膏蓋有靡爛其民之意觀下段便見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
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姦亂也以

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所以病也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末
一句收得冷雋與達生篇所以異氣句同調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
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從上面苦一國之民意轉下欲愛民所以爲義偃兵二者總屬一事
爲義卽下文爲仁義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
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姑息之政行所以養姦警備之防弛所以
釀亂大抵以其迹爲之皆不能以有成也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
哉凡欲成其美者皆爲惡器而已蓋仁義本美名而爲之不由中心未免流之於僞豈非惡乎○僞字生下誠字
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故有爲而形者能造其形於外所謂兵莫憯於志也
若心執定而不化則有攻伐之形心爲物所變亂則有戰
鬪之形○此言外形皆本於內形也下二語承上一句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無非爭奪之境兵騎之象無之者去其心中之兵也 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 爭者逆德也無藏逆於順之中就一念之起而言巧謂機心謀略自機巧出戰爭又自謀略出。四句一層推出一層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夫以勝人爲勝養吾私以快吾神其爲計似得矣不知胸中爲物所戰受傷多矣其戰勝果安在乎。養吾私與吾神句根上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來 君若勿已矣 言君若勿爲此戰勝之事則已矣 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 謂絕去仁義之幾僞者一味無爲自然與天地無私之情相應而不攖擾於其中焉。天地之情應上天地之養句 夫民死

寓音禺

瞀音莫豆切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民命生死懸於君心之一念兵不足爲害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大隗猶大道也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也童子大樸未離問途莫切於此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而亦若此而已俱指治病而言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誶音祟

野。遊於有方之內爲物所搆漸覺瞀昧也欲已之則莫若於明故乘性中之慧日而遊於無障礙之處也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 六合之外出乎有方之內也。此以治病之法喩治天下之法 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 黃帝以童子言治身不追爲治天下故又請問也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牧馬去其害馬與治身去其病身其指一也 黃帝再拜稽首稱大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凌轢誶詬誶囿於物爲物所拘也。四

句言各有其能而憂其無以自見也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招搖於世以自見也中民務求得民之心者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奮患謂自奮於憂患之中宿名留名也廣治廣其治世之具也敬容飾其動作之容貴際以交際爲重也。九句言各有其能者各當其用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二句言各有所取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二句言各有所爲者有以自遂其所爲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喜也。物謂物力勢謂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也。三句言各有其性之偏者得失易於動

念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趣向不同而遭時之所用皆有所爲但各安其一偏猶歲令各有其時不能爲變易之物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逐末而喪眞不知無爲而無不爲之用所以爲可悲者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此時亦明知其不可故意說個可正是其強辯處此等只嘴眞個無可奈何惟有置之不較而已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龍名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舍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舍鼎不用火爨造氷不畏暑化蓋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以氣相召也○俗本舍鼎訛爨鼎未是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蓋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非奇事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爲奇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如此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

蹢呈亦切

鈃音刑

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相排以辭謂抗其詞以相争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惠子以四子與我相辯不能取勝自以其道為至豈知道以無爭為貴相抗相鎮無有是處

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鐘也以束縛古者以刖守門欲其子之為閽必蹢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鈃鐘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鈌何其愛子不知愛物也○此喩惠之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詞辯名聲之間顛倒之甚者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子已亡失求之而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喩惠子不知他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寄寄寓也寄寓而蹢閽者其孤弱可知既無鬬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舟人鬬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此喩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不適而已三喩三意諸解俱未明白

堊烏路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運斤成風瞋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無以施其巧質猶本也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以惠子之輩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一知之可見矣然吾以為千載而下亦無一知之者不獨當年而然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不比之不與之竝立也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鈎亦逆也○管仲之言正是愛人以德君友之間兩得之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既取法乎最上又不以責人而矜憐之所以爲難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正是此義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事業不著於春秋未見其賢與否但管仲臨終亦曾薦入太史公言是年隰朋亦卒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蘇老泉豈爲定論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音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委蛇宛轉之貌攫抓拔援之貌敏疾也給續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趨射爭進而射也執死矢多不及搏執其矢而斃其處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伐其巧承上見巧來恃其便承上敏給搏捷矢來殛應作極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

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所以取禍者顔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去 樂
辭顯所以溌自貶損鋤其色之根也三年之功而後成則此段工夫委屬難能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物之尤言於人物之中稱爲最者若槁骸死灰如此其將何以自見邪不知子綦政不欲自見也觀下文可見 曰吾嘗居山穴
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
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田禾即田和齊君也覩來見也

賀 賀其得人也言己有以自見故人得而知之孰知名之所由著即實之所由喪也烏得不悲乎 嗟乎我
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其後而日遠矣 既悲人之務名喪實矣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故悲夫悲人者然以知其喪爲可悲尚有悲哀之跡未臻化境故悲夫悲人之悲者而後日遠乎累槁形灰心蓋由此矣○文如層巒疊嶂愈出愈奇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言古之人宴會此間常有言以相規所乞言於夫子也 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言吾聞聖人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於此語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言實用不
著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事甚言其不能言之意○夫
子之語止此即現在執爵受酒二人往事當面敘述一番
有對境相忘之機妙甚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彼指二子也此
指夫子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者
先天之樸一而不分故失道而後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
不知其個中有難於形容者而言於此無所用也休止息
也○此二句分頂上二句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
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德有四端萬善之名自不能同乎道之渾全也
舉者舉其事以示人也儒墨各有分名而嘵嘵於言辯是
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誤己誤人豈不
凶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

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
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著所以爲大正與儒墨相反處○此又生出大字辨折到底轉換不窮狗不
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
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善言即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爲賢而況許之爲大乎哉蓋大無名相
適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爲也有心爲之
便不是大而況爲德乎德者道之降也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則備矣天地之大備原無所容心於其間而人可知矣○句
法冷軟可味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
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當身
而各足也循乎邃古而不摩也此大人實際道理也大人

宎音杳或作窔

之大大於此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二語甚機鋒有致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惟知飲酒食肉之爲福而不知飲酒食肉之福必有所自來也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

怪何邪牂牝羊也室西南隅爲奥東北隅爲宎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數語與庚桑楚篇同意只將與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娬媚有長袖善舞之態文品欲仙矣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言其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而得世俗之報是無怪行而有怪徵所以可危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惟泣之而已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

齊恐其逃故刖之也。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為街正買欄以自代也。此言禍福倚伏無常術者之謂祥即道之不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之興而九廟隨滅於二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即庚桑楚篇言人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朝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語意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捐仁義者是與仁義相忘即下面外乎賢者一流人此様人極不可得而利仁義者天下皆然也利者衆則歸往者不可得而禦矣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夫為仁義之行未必由中而出不過為民歸往之資耳後有欲民歸往之者亦不免借此以動人如豆區釜鍾之類是猶假好獵者以網罟罾弋之具以肆其掠取之術此大亂之道也後世人與人相食非以此歟諸解俱謬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音鼈。萬物萬形當輔其自然而後可以曲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割物者不顧其所安而總合一割而斷之其為傷者多矣此便是利中之害覕割也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為仁義之人也外乎賢則高出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俱莊子雜著觀句錢會稽之語可見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音權・綣。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様成語故莊子欲引卷婁一段因併及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

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虛靜之中本無一物何處着得議論此等人是坐井觀天一流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此等人是以氷山為泰山一流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

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言其陋之甚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比合也人既眾則情亦不一難得其合也不合則未免相背非所以為利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惟無心於天下而無所親疏抱德養和以任天下之來去得以全吾之真故曰真人真人神人無二義也真者言其無假神者言其不測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知魚之忘水而已○三語叶音成文奇甚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即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

知如此若然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機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矣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言居無事以待事不以有事求無事也此前語氣又進一層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猶金生粟死之生死即貴賤之義也眞人應物各隨其所居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根上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二句來以言眞人能順天下非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者故下以藥喩之諸解惟郭註爲是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承上言藥所以醫病也若不合於病症反以速其死其實看來與菫之爲毒一也故梗浮雞補零利當其用者各有時而爲君夫用之者得則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即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所以如繩而如循者如此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文種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猶鴟目能夜視而不能晝見鶴脛限於長而不可斷失其於得失生死之處舉此遺彼去眞人遠矣此反言以形之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風之過日之過皆以三字爲句河也有損謂減耗其流也河有源故不見風日之相攖以喩眞人之應物而不窮者蓄有其本也○此承上文推進一層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物之於物如磁石吸鐵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守之審者止於定分而不過也○此承上言源之足恃者以其守之於身者定也又推進一層故目之於明也殆

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字反前審字心與耳目若殉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足以殆吾之府府藏能之所也○此承上守審之義而反言之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殆之既成若不及改輙其禍即以叢生何其遠也知欲改之反守其性必因其功之素積以期於成而遲久以待其自至何其難也是能之有害於府如此世人不察反以爲己之寶認賊作子眞可憐憫者○此承上四殆句而痛言其害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舉禍之大者而言問講求也不知問是一句直貫到底下面其問句與闕亦不問句俱與此相呼應是字暗指下面所言而發其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

知天之所謂也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致遠人之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可藉以達天○此承上起下語是通段過脉處下面層層俱發此義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天之所謂者不一名而人之知之者亦不一端知渾淪未判謂之大一至靜無感謂之大陰分而有名謂之大目同而不殊謂之大均廣而不禦謂之大方期而不越謂之大信眞而不撓謂之大定此皆天之所謂也若有知此則知無餘蘊矣○此承上知天之所謂而備言之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此又分言知之爲功有不同必如此而後爲眞知也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冥中有樞寂而

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解猶知也○此承上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來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

又爲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以爲無崖際却有崖際故見其升降上下而頡也流動旋轉而滑也然而實理存乎其中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可不謂大有昭著如有舉而引之者乎揚舉也搉引也○此根上不知問是句指出問之之法來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言此中之實理昭著如此曷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眞知人者僞而眞與僞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眞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知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眞人之謦欬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人相敵者不如立而爲質以天相忘也若隰朋不以賢臨人顏不疑不以色驕人南郭子綦不光以使人

知不賁以使人齎皆庶幾知天之眞者矣猶未也惟孫叔敖市南宜僚不道之道仲尼不言之言則爲德不能同辯不能舉卽并包天地之大人無求而大備者豈有加焉夫古人之舍人僞而從天眞者非漫然而爲之又有見乎人損而天益也九方歅論世俗之償而子綦不以爲福堯知仁義之利而許由反以爲賊蓋知卷婁者不得休歸其失毋與暖姝濡需者等故不如眞人無親無疎不以人入天視生死得失之相乘等之藥堇之相帝也亦何至如文種之存越愁身僅爲鴟目鶴脛之用

者哉夫有形者自然相累而無形者磨之不磷凡物莫不然矣彼風日之過河無損也以有源焉則物之守物者皆天也不然舍天而從人斯有能於其府則殆成禍長於治身治世之道蔑有不損者矣知是而知天之所謂可不問乎夫欲知天之所謂又非以知知之殆以不知知之也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此皆所當知之數亦皆以不知而後知之數所以聞之之法必在乎於有崖無崖之外而求乎萬物今古之間以不惑解惑天人之理庶乎其得之已此篇前半詮理精審練

詞古雅後半變幻斷續不可捉摸文境之奇盡於此矣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則陽即彭陽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此公官念頗熱然求薦何太容易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言我雖譚汝於王不若公閱休之言足以見信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捉同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予宅謂我之所安惟有此耳此外别無他營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言夷節談汝於王已不能取信而況我不如夷節者乎諸解失之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我之不如夷節者何也蓋夷節雖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相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於冬何足以救暍欲因夷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及於事也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之處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辯才正德之人誰能動之蓋凶暴之人非常人所能化必俟聖人而後有以善其用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卑化為卑屈也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樂其羣而無猜也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通乎彼而仍不失乎我也故或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 其和氣之蒸人使人有不飮而自醉者故竝立之閒偶然耳乃能使人之化有知父與子之相宜焉其動人有如此者然彼亦非有意於動人也彼本期乎歸以居心不過閒或行其所施耳諸解俱謬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言卽此恬靜之心與人之燥競者多少懸隔於稽其人則公閱休是也若與之以見楚王則必有上化其君下助其友矣豈予之所及哉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綢繆猶糾纏也聖人之心自無物累之糾纏以萬物爲一體蓋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也復命歸根之謂搖作動作也動作之中不離歸根之道惟師法乎天之自然而已亦何嘗自知爲聖人哉乃人則因此而名之耳○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爲聖人皆出於自然而無容心也 憂乎知而所行

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倘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不足則所行有限而時或有不能行者將柰之何○此承上反言有心之爲累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此承上人則從而命之句來言聖人之性出於自然而人之命之者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十九八十失其九也臺縣衆閒猶見聞之易者○

此承上人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觀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冉相氏古之聖君得虛中之至理以隨萬物之成則所以運轉不窮其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以與物化者蓋有不化者以爲之樞紐耳何不舍於是乎舍止也○此引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師天本出無心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爲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乎若欲以此爲事何以爲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爲師句推進一層言聖之師天非有心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哉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故能與時並行而不廢應萬事而不溺此聖人善於師天也若求合於聖人則何道哉意則見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

司御官名

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

門尹登恒人名湯得之以爲師雖從之而不局於教斯可謂得隨成之道矣故人不稱其師而獨稱湯之能自得師是湯爲師司其名也然名乃身外剩法有名則未免落於有爲而是非美惡兩端之見俱生矣非能合於聖人之師天也

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

仲尼爲人之傳亦盡其思慮而爲之俱亦不免有心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歲之所以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所擾擾爲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容成氏之言高於成湯孔子一等其所以合於聖

抶音咥笞擊也

人之師天者或以此歟○自湯得其司御至此詞句轇葛不清恐有脫落錯簡諸解紛紛附會總說不去余姑曲為之說然亦不免附會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犀首官名衍其名也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忌也出走言畏忌而出奔也○抶背折脊從上刺字生來言必如此誅其身方見得光明正大異於刺客之所為也比前似高一層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績不可廢也比前又似高一層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以季子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俱在所不論矣○把亂人兩字一總罵殺尤妙在第三句故下面戴晉人之言竝不提起伐與不伐一句之間能了前案能伏後脈人只當快論讀過差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以戴晉人見魏君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吷音血

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 蝸蝸牛也蝸至小而兩角爲尤小以俗眼觀之無小不大以道眼觀之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人跡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以四海爲大矣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此時客便出爲妙若再着一詞及障礙矣故下文又再敘客出兩字而不省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大人卽前篇所謂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者故聖人一等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只贊晉人便有許多規諷矣當於言外得之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蟻丘山名漿賣漿者家也臣妾爲人僕也登極乘屋也 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 稯音總 稯稯髮亂不整之貌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也 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 自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爲君不北面而爲臣又不與主人分庭伉禮而爲客唯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者 其聲銷其志無窮 聲名也其志無窮猶言天下有心人也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所言皆世言心與世異也 而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

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之隱、猶無水而沈。所謂大隱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律此人、謂其志耑於內、而不爲外所奪者。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若然者、言如他這等人也。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存、留也。室虛、果已逃去也。更添出沮溺丈人一段、公案。但彼隱於耕、此隱於僕、尤爲奇特。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圻也。變齊、謂盡易昔歲之法。封人蓋以治田喩政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莊子又取封人喩政之言、以喩治身之道。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以衆爲故者、言其皆溺於衆人之所爲故也。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克治功疎、物欲交離、遂至認賊作子。此所以爲鹵莽也。萑葦蒹葭。二者皆蘆屬。喩心地之荒穢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始扶吾形、以遂其耳目口鼻之養、隨卽擢拔吾虛靜之本性、以底於病也。始字與尋字相呼應。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潰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

菑音裁 災同

内熱則潰也渡膏則漏也此皆不擇所出形神俱病以爲鹵莽之報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語甚愴然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

推而強之以手推死人而使起也幕覆也解朝服而覆之寓意極遠以爲此人陷於罪皆自上致欲使其着此以問諸朝也下面俱發此意

號天而哭之

此等語何處告訴只好呼天痛哭而已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離羅同莫假莫之謂閒其毋乃爲盜乎毋乃爲殺人乎其所以致此禍者有出也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

至此得乎

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爲之治以過亂源欲民之苦於窮困不休而不盜不殺其可得乎○此就所未犯罪之先而言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

言致意以不能爲之事責人而又治人以不爲之罪也四語總是一意民知殫力不足以避誅不得不爲巧僞以苟免是上以僞倡之矣取則也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凡僞俱生於不足而民所以不足其所由者誰邪則盜竊之行民受之君亦不得而辭之

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而言衰亂之世刻急顛倒之形曲盡於此可勝嘆息悲愴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化謂融化進德之極也事變無窮始以為是矣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邪此皆知之所不知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窮不得而見耳這個不見處便是人之真主宰知之所知如有目能視有耳能聽之類此人之所推尊也但問未有耳目之先視聽往何處去既有耳目之後視聽從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所不知者人必恃有此而後知也疑猶惑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弢吐刀切人名

鰌音秋

與然乎已乎已乎嘆息之詞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為知則人雖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即此恃其不知之言亦當付之不可知而已然與然乎言其不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奇文原不易讀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衛靈公之為此諡未足以當其惡也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本非美諡亦因其荒亂故名之耳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濫浴器也奉御

猶今云召對摶幣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之而行也言靈公之慢若彼其敬若此是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命之爲靈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馮猶托也里葬所也古稱宅兆爲蒿里銘之意謂原葬之子孫不可託後世有靈公者奪而爲葬所也此言靈公之謚爲前定也○余好讀易有友誚余曰讀易何爲余曰吉凶悔吝有其數讀易所以求趨避耳友曰數已定矣趨避即數也讀此益服其爲至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聚耕爲邱聚邱爲里邱里之言猶所謂公論也大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見得異乃同中之異而同乃異中之同或合或散故有同異之名耳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猶異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可見道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但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貴合萬事萬物而歸之一原始可謂之天下之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夫既合併天下以爲公則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矣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係馬一本作馬係

爲而無不爲此言不執不距的様子時有終治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時與世不能一定故禍福之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逆於彼者而偏順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距之則事理之變無窮合於此者未必不謬於彼矣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己乎○此言不可執不可距之故比之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之邱里之言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作一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作一異想同與異俱不在己不可作一己想知百材異也而同度於太澤之中木石異也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於異之未始不歸同也君可知矣邱里之言其以此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道之大也雖天地陰陽亦在其範圍之中不可盡也第因邱里之言之大號而讀之猶可但既有邱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蓋道本無名何可言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若以此而比道是猶狗之與馬其大小相去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因上既有之矣句發問以爲萬物皆自無中生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日月往來是謂相照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蓋蓋者藏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嗣續生尅循還不窮是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氣机以出入然而萬物既生則

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憑虛而起雌雄判合用是而有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而事之中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亦因之以各出焉此皆可考而知非難於致詰者也。此就物理所該備而言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先後相隨之謂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亂氣運之屈伸相感如橋之有升有降若或使之其中窮反終始自然相因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是物所以乘氣机而出入有必然之理者。此就物理之循環而言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言者言此知者知此亦就其物之所有而求之而已若其所廢則爲既死之後所起則爲未生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故觀道者置之不問而已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眞接子當日有此二家也莫爲如佛家之自然性也或使如佛家之因緣性也情實也偏周備也此因上議之所止句發問以爲物之廢起既不可以議矣然此二家之說孰是乎大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鷄犬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以至易知者猶不能以言以意而求況道本不易知者乎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禦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爲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囿於物而終有失言之過矣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承上終以爲過來言或使則明明有個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爲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有

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蓋其有名相者是物之所爲質若其無名相者則立乎物之外而實運乎物之中即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也此理原不易言若以爲可言可意而言之則去道愈遠矣季眞接子之謂也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未生者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蓋一生一死百年之身其間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爲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所以失虛失實終落邊議○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指此也至是方明白說破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既爲無窮無止則言亦何處施設悉歸於無而已這便是物理之所在也彼或使莫爲是有言之所自起祇在物終始之間而物理則未盡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承上言之無句來言之無則與物同理者蓋以道本不可有若有則沉着於名相欲歸於無難矣究竟看來不論有無連道之一字亦安不上不過假之以爲名耳況或使莫爲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於大方邪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足即上文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盡皆也爲道爲物不論有言無言在於言之足不足耳若論道物之至極處既不在有言又不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非言非默果是如何景象當自得之○大類禪門非空非非空等語

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爲人之本然於以

保己於以化物俱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爲道之極究
非可易窺也公閲休一擉鼈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人
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
以天爲師得乎人之所固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
之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
而樂趨矣故冉相氏之得其環中成湯之從師不囿皆
有隨成之用亦師天之道得也則容成氏除日無歲無
內無外之說於保己化物之理不有可通哉然非可曰
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

蝸角之喩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爲何如聖人
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沉此其保己爲何如無
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己也每有遁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如長梧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
其化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途如柏矩
所謂盜竊之行者則道誠非易言矣夫道之難言非道
之難而言者之難也蘧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
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
大人惟合併而爲公不執不拒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

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郎季眞接子莫爲或使之言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有得也大抵道亦强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眞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首段文法怪幻頗難訓詁中段詞意高朗極堪玩誦至末段發出精微之論大類宗門之旨得未曾有佛法之在中國也何嘗自天竺求書始哉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外物外來之禍福也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螴蜳音陳惇

絯音該

桀紂亡 爲善爲惡皆不能免所以爲未可必也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忠孝爲君親之所欲亦不必其信愛此中有數存焉以見吾人當爲其所當爲而不可必其所難必也曾參悲指芸瓜受杖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五行中惟火最烈木者火之母生火而反自傷金者水之母爲火所克而不能勝也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此論造化之五行暗影人事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故有雷霆之火以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木之正位也或指陰陽錯行喩道書五行顚倒之說大謬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兩陷利害之間兩難着手猶進退維谷也 螴

螴蜳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螴蜳蟲起蟄而未甦之貌屈伸俱難也故其心若懸空而不能自主○非深於閔世者不能道此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慰、鬱暋、悶沈、深屯、難也火、人心中五志之火也和、天和也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塲故有陰陽之患如此月固不勝火月、金魄水之所生也不勝火言火盛而水之源弱也應上金與火相守則流句諸解支離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音頽僓然衰微之義道謂生道道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此君眞所謂不入耳之談殆今日守錢輩口頭人事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常相與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段言養身者當審其緩急不必多餘也○文非莊叟手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犗音介犗、犍牛也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輇木小才也諷說譏說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舊作懸令則干字無處安頓仍當如字解○近日窮措大抄寫數篇爛時文向邑令投拜門生者當書此數語示而辱之）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經世者當志於大成不可期近效也○文非莊叟手筆）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語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意以含珠者為非盜珠者為是也）為接其鬢壓

其顪（音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徐別緩開也）無傷口中珠（此言為儒之多偽也儒以詩禮為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為儒而不知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服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上長下促也）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而耳帖腦後也）視若營四海（蒿目而憂當世之患也上二句狀其形此狀其神矣一段議論俱從此出）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躬矜是全身矜持容知是動容不見朴寔指上三句說）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業事業也言既去躬矜容知而事業果可得進邪）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不忍一世之傷驁然懷萬世之患猶俗云人無百年身常懷千歲憂總言其慮之過甚也

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

言爲此患者抑固意欲困邪毋亦謀弗及於此而爲之邪

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以我之惠及人而邀人之歡以爲矜尚此醜行耳庸人之行每進於此故有相推引其惠之名相固結其歡之隱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夫不忍一世之傷者莫如堯而坐致一世之傷者莫如桀譽而非之皆屬有心故不如渾然而忘也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蓋以譽堯非桀毋起分別反之于心皆爲傷害動之於行皆爲滛僻動無非邪即盜跖伯夷同爲滛僻之意。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後應是以每有成功奈何載而有之徒終於矜持費力而無益於事也○○此段言應世者當以無心處之不可矜持太過以自傷亦見外物之不可必也詞意艱澁諸解附會支離無一字可取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阿門曲側之門

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淸江使河伯之所

宰路淵名龜爲淸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也

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

墊丁念切或作塹

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段言數定、雖有神知不能移動、益見外物之不可必也。故不知去其私見、無情順應、如嬰兒無師而能言、自不必勞勞計較於胸中、而事無不集矣。諸解割裂無謂。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用有限。數語精快絕倫。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下面遊於世之遊。言人有能遊者、自然胸次灑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流遁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為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為君臣、不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不當於道一也。諸解失之。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雖行於世、而不留其迹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人之情也。乃生於今、則又不能不出乎今、而自為古也。即狶韋氏之輩觀於今日、亦何能不隨其波。但其能遊者、固別有在也。彼流遁決絕、果何為乎。唯至人乃能遊。

顫音羶

跈音蹍

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至人能入遊於世而不爲流遁決絕之僻行然順乎世人又能不自失其爲我蓋不學乎世教惟順其意而不外之也此能遊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徹通徹也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其心之通徹不壅故物亦不能壅之也人身中無一不貴於徹如此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哽咽也跈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跈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跈矣此言道塞之弊○依門運氣之說本此

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凡物之有知皆恃其息之周流其息之不盛豈天之與有缺乎乃天通之而人自塞之耳又誰之咎

胞有重閬

○按遊衍恐遊行

誸音賢急也

心有天遊胞人身膀胱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當與太虛相爲遊衍此言人之所固有也然而有之之功又在人矣

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室無空虛則婦姑殆塞於一處必至怒爭人心無天遊則六鑿攘奪終無寧日矣元神不勝其擾因欲求其幽靜之處以自安如流遁決絕之流者所以爲不能遊於世而不静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夫養息之道非可以有心而爲之也凡德之過量出於名心之勝名之過情由於自行表白御下過急則人思以謀略當之彼此相爭則人思以知巧角之柴塞於胸中由於執滞而不化此皆有心之害也豈知官事之立必決於衆宜而不以己與之耶則養息之道亦可知矣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

毀哀也

過半而不知其然養息之道必如春雨之草木自然而生不待於銚鎒之勞何容心哉靜然可以補病病者焚和凡人有病只求眞靜則火自降而水自升故曰靜然眥𡟰音滅可以休老眥𡟰一說以手按目四眥令眼神光明老形之兆發於目眥皺紋此可以沐浴老容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然息之歟必養於未塞之先非通於旣塞之後也故補病休老止遽皆旣失而後圖之非佚者之所也此所以不問也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駴駭同因前言而緒及之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

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蹄兎罝也自演門句至此俱發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非所計也其所以痛緘惠子之病者爲道之人知在外者不可恃而在我者無所傷故能遊於世而虛其心以遂其自然也夫人所可自必者心耳其聽命於世者皆外物也善惡未免同歸而忠孝或難食報自古已然乃世之人輒以其心役役於利害之閒

而不能自勝豈知寇莫大於陰陽吾心之水火蓋有自生而自剋者焚和之餘其道無復有存者乎是以仲尼驁萬世之患老萊子猶戒其終矜正以知有困而神有不及者不特神龜爲然也聖人躊躇以成功至知去善而自善皆能以無用言用遂其能遊之性而不至懷兩陷之憂矣然又非必離世以自適也世有今古時之所不能違至人所以能遊者惟人世而不留行蓋其道徹而不壅心有天遊則神者自勝耳豈若流遁決絕之人必以大林邱山爲善而不堪於名暴誠爭守官衆宜之擾擾哉由是至人得其天和自有生生而不知猶草木之倒植於春雨即知補病休老止遽之言皆爲既失而後圖之術舉可置之不論此得意而忘言者也爲道者慎無求乎筌蹄而蹈毀死踣河之失歟此篇指出修眞實際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精鑿奇創讀之惟恐其盡但貸粟釣魚發冢三段文詞既淺意義亦乖疑爲擬莊者攙掇其內特表而出之

莊子因卷之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30